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村野草木人間

石頤

村莊是人的家園，更是草的家園，人草總是彼此照見。草與人，各有其形，各有其命。人似草，草如人，命運的紋路交錯重疊，藏著生命的秘密。

村莊的荒坡、路溝、溪畔、田埂、莊稼間、人家院落，都長著最野的草。不挑水土的狗尾草，舉著蓬鬆的穗子，生得潑辣，長得優秀。春來抽芽，秋來結籽，就是被動物啃食，被鐮刀割刈，一場雨後，仍能從枯黃根須裡拱出新綠。猶如那些生來就帶著堅韌的村人，迎著風雨趕路，背著日頭掙錢，日子再苦再難，脊樑骨卻挺得筆直。他們被歲月磨糙了手掌，卻仍肩負活人的擔當，換來一家人的溫飽。他們如狗尾草一般，尋常卻堅韌，在貧瘠裡扎根，在風雨裡生長，活成了村莊最堅實的脊樑。

車前草總貼著地皮拓佔領地。村裡誰家老人身子發腫，掐一把它們的葉子煮

水，就能解燃眉之急；而苦苣菜，焯水涼拌，是春日裡最鮮的野菜，清腸胃、敗心火。食物短缺的歲月裡，它們是農家餐桌上最樸實的慰藉；溪畔的芨芨草夏夏葳蕤，稈細而韌，村人割來扎掃帚，編草蓆，一身筋骨都化作了生活的用具，默默清潔著煙火日常。

村莊的野草，各有各的用途。恰如一輩子守著村莊的人，操持著家事，誰家有難處，又能及時相助。他們沒有驚天動地的能耐，卻用細碎的溫暖撐起了村莊的煙火，用一生的付出，詮釋著善良與奉獻的意義。他們如車前草、芨芨草一般，平凡卻珍貴，樸素卻有用，在時光裡靜靜綻放著自己的光熱。

亭亭玉立的馬蘭草，用淡紫芬芳的花朵，裝點著農家小院；薄荷草則藏在牆角，葉片青翠，風一吹，滿院都是清冽的香氣；蒿葉枚長在花盆裡，怯生生的

模樣，成了孩童手中最有趣的玩物。這些草，不似荒草那般潑辣與實用，卻用各自的美好，裝點著村莊的眉眼，讓平淡的日子多了幾分溫柔與歡喜。就像村裡的女人們，她們溫柔如水，堅韌如絲，守著一方小院，洗衣做飯，縫補漿洗，把粗茶淡飯的日子過得如詩如畫。她們如馬蘭草、薄荷草那樣，帶著溫柔的底色，藏著堅韌的內核，在煙火裡綻放，在時光裡芬芳。

草一歲，人一世。草與人，命運相似。草有榮枯，人有生死，都是村莊的過客，循著四季的輪迴，走過一生的征程。草在春風裡復甦，夏雨裡繁茂、秋霜裡枯黃、冬雪下蟄伏；人在年少時蓬勃、青壯年時奮進、暮年時從容、最終於時光裡歸於村土。草被風雨摧折，被動物啃食，而生生不息；人被命運碰磨，被生活刁難，而咬牙前行。草的一生，扎根泥土，向陽而生，不問歸途，只為綻放；人的一生，

心懷熱愛，不畏艱難，只為活著。兩者都是平凡生命，在天地間渺小如塵埃，卻都憑著一股韌勁，在時光裡實現自我價值。

草與人，價值不同。草是歸於自然的、無聲的、奉獻的，生於泥土，歸於泥土，或化作牲畜的口糧，或化作治病的良藥，或化作生活的用物，一生都在付出，不求回報，不問功名，最終消融於大地，滋養著新的生命。而人是帶著溫度的、是鮮活的、是傳承的。人活著就得扛起使命，守護家人，溫暖社會；不僅要創造生活的美好，更要延續村莊的文脈，讓善良與堅韌，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傳遞。草是自然賦予的，是單一卻純粹的；人的是自己創造的，是多元厚重的。草無言，用一生詮釋生命的本能；人有情，用一生書寫活著的意義。

村莊裡的草，枯了又榮，榮了又枯，年年歲歲；村莊裡的人，來了又走，走了又來，生生世世，從未遠離。草如人，守著一方水土，堅韌生長；人如草，扎根一片故土，向陽而行。草在泥土裡，在風雨裡，在無聲的奉獻裡；人在煙火裡，在堅守裡，在滾燙的熱愛裡。二者皆是天地間最尋常的生命，卻又都是最偉大的存在，在村莊裡，彼此映照，彼此成就，共同譜寫著生命最動人的篇章，歲歲年年，生生不息。

門前的老柳樹

毛嘉璐

朋友送我一隻編織籃。我接過它，手指觸到那些交織的枝條，涼而韌的，帶著一種久違的粗糲。幾處零星的橘黃在翠綠裡，不是葉，是風霜或時光染過的顏色。我怔怔地看著，忽然間，故鄉門前那棵老柳樹的影子，便跨過許多年月，清晰地向我探來。

我出生時，那棵柳樹就已經老了。它立在老屋門前，像一個沉默而溫和的長輩。我會走路後，總搖搖晃晃地奔過去，張開手臂，也抱不住它粗糲的軀幹。它的皮是深褐近黑的，皴裂著，摸上去有些扎手。早春，別的樹還在沉睡，它已透出一層似有若無的綠霧，枝條在風裡軟軟地晃。我常躺在樹下，看陽光穿過枝葉的縫隙，碎成搖晃的金幣。那時覺得，是它伸出了無數只溫柔的手，輕輕抱著我。

後來，這懷抱成了我許多心事的收容所。記得有一次，我攥著一張折了又折的試卷，在樹下徘徊許久。天邊的雲低壓著，我的心也沉著。

終於，我蹲下來，在它裸露的樹根旁，用手指挖開一點濕泥，將那紙團深深埋進去。泥土沾滿了指甲縫，一股微腥的氣味升起來。就在我發愣的當口，頭頂一片陰影拂過。是一縷長長的柳枝，不知何時垂得那樣低，正隨著風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拂過我的肩膀。四周靜靜的，沒有別的聲響，只有那枝條柔軟的擺動，像一個無言的撫慰。我的眼淚，便在那有節律的

輕拂裡，悄無聲息地落進土裡了。

柳樹的不遠處，淌著一條小河。河水在夏日是豐滿的，綠瑩瑩的，將兩岸的柳影都融化了進去，化成一河顫動的、濃得化不開的綠。雨後，柳枝垂得更低，梢尖兒點進水裡，漾開一圈圈怎麼也止不住的漣漪。我們三五個玩伴，最愛在那時撿了直溜的木棍，自稱是行走江湖的俠客。阿偉總是搶那根最粗壯的，大喝一聲「看劍」，便朝低垂的柳條劈去。枝條猛地一彈，蓄了一夜的雨珠霎時簌簌墜落，灑我們一頭一臉清涼的驚呼與大笑。我們便認定，是自己劍氣所及，斬斷了滿樹的雨簾。

當空氣裡開始飄起炒栗子焦甜的香氣，柳樹的綠便沉靜下來，慢慢轉成一種厚重的蒼青，而後，透出些金黃的邊。秋風一起，葉子不再粘著枝頭，一片，兩片，打著旋兒告別。我趴在窗邊寫作業，看著它在風裡大幅度地搖擺，心裡忽然發緊，生怕那風再猛些，就要帶走什麼。我丟下筆跑出去，撞進一片紛飛的黃葉裡。樹幹依然穩穩地立著，腳下已鋪了一圈金色的毯子。

我跑過去，用整個身體貼住它，側耳，似乎能聽見樹幹深處低沉的迴響。我對著它說些不相干的閒話，說考試的題目，說新來的同學。

它靜默地聽著，偶爾撒下一兩片葉子，停在我的髮梢。

我到縣裡上高中後，見它的次數，便屈指可數了。一個冬日，母親發來照片。大雪覆蓋了屋頂、柴垛和遠山，世界一片寂靜的白。那棵柳樹站在雪地中央，枝條瘦硬，向天空伸出些焦黑的線條。雪堆積在它每一處彎曲的枝杈上，壓出一種驚心的弧度。母親說，夜裡風大，吹折了東邊的一根大枝。我放大照片，看見斷裂處露著淺白的木芯，像一道新鮮的、還未來得及呼喊的傷口。它顯得那樣矮，那樣舊，像一個在風雪裡用力蜷起身子，卻依然站著的老人。可在那一片萬籟俱寂的白色裡，這黢黑蜷縮的一點，偏偏又讓人感到，某種極固執的生命，仍在裡面微微閃著光。

自那以後，我許多年沒有再回去。那棵柳樹，或許成了另一群孩子奔跑的背景，另一個遊子夢裡的路標。我與它之間漫長的沉默，像一道淺淺的溝壑，我在此岸，它在彼岸，我們都未曾嘗試去填平。我翻閱從老家帶來的舊日曆，紙頁脆黃，時間在上面凝成了具象的粉塵。

我撕下幾頁，那些過去的日子便輕輕飄落。這動作讓我有些恍惚，彷彿親手丟棄了什麼，又彷彿，將什麼更重要的東西，緊緊攥在了手裡。

窗台上，那只編織籃靜靜地擱著。我忽然想，也許在某個同樣平常的午後，在故鄉的門前，會有另一個孩子跑過，無意間觸到柳樹粗糙的皮膚。那時，陽光會同樣穿過枝葉，風會同樣搖動長長的綠條。

那幅一人一樹的舊畫卷，便會在嶄新的光陰裡，從容不迫地，延展出它的下一段。而所有未曾說出口的惦念，所有被歲月漂染成橘黃色的記憶，都在這無聲的延展中，找到了各自的歸處。

走過，連駐足的念頭都已消散。那些曾以為走不出的陰影、留不住的感情，終究像落葉般被風帶走，散入塵埃。

成長原是一場溫柔的告別，告別執拗的自己，告別錐心的記憶，告別心力交瘁的糾纏。

曾經以為放不下的人，是不可或缺的美好的，拼盡全力也要靠近擁有；如今才懂，他們不過是芸芸眾生裡的普通人，熾熱的渴望終在歲月裡淡成尋常。曾經想不開的事，是跨不過的萬丈深淵，是午夜夢迴揪著心的坎，讓我在灰暗日子裡鬱鬱寡歡；如今心境沉澱，才發現那不過是人生路上的小插曲，糾結與執念早已淡成釋然。

站在滿地金黃中，看著落葉鋪滿小徑，忽然懂得，人來這世間一遭，本就是一場體驗。

錯過的、遺憾的、糾結的，都成了生命的底色，而更珍貴的，是當下眼底的秋景，是秋風拂過臉頰的清爽，是心中

是永恆的戀人，就端坐在我的面前，含笑凝望，什麼也不說破，含蓄而深沉。

不知不覺間，我突然有一種想落淚的感覺，因為讀懂了大海，浮躁歸於寧和，衝動歸於平靜，世俗歸於高尚，污穢歸於純潔。

海邊站累了，我就坐在沙灘上，繼續夜讀滄海。我的目光跳過了波浪的表面，想參透大海的性格，大海深處是沉默，是承受，是海納百川容萬物。大海看慣了生死死，自然不在乎自身的榮辱浮沉。有人說，最原始的生命是從大海中誕生的，我們祖先的祖先是在古生代晚期從大海中勇敢地走上大陸，而身後是他們永恆的母親。我相信這是真的。

在這靜靜的深夜，我感到大海最有力量的時候，不是喧囂的狂風怒濤，而是寧靜如夢的休憩時光。

爐邊閒話 暖透冬夜

曹建龍

冬天悄然而至，閒下來時，我裹緊衣領走在寒風裡，清冽的涼意撲面而來，腦海裡卻不由自主浮現出小時候玩雪的情景，心裡不禁漾起一陣暖意。

小時候，我喜歡下雪的冬天。霜降一過，天天盼著下雪。雪一落地，母親連夜搓好的草繩，緊緊捆在我的布鞋上，踏雪而行，踩出「吧唧吧唧」的聲響，尤為動聽。

我喜歡去村口的曬穀坪玩。那裡開闊，夥伴不約而至，吼著，鬧著，跑著，跳著，心裡那份快活，怎麼也訴不盡。

有一年冬天，雪下得突然，走去曬穀坪，見不少同伴穿著棉衣在玩雪，我一時興起，走過去，抓把雪就狠狠扔過去，對方也不客氣，捏個雪球砸回來。雪球在空中撞開，「啪」的一聲，雪沫子濺一臉，笑聲比什麼都響，傳得很遠。

雪花紛紛揚揚，有時隨風鑽進衣領，當即融化如汗，也不覺得冷。頭頂冒著熱氣，雪水和熱汗混在一起，流下來，心裡便有一種說不出的痛快。

玩累了，我就安靜下來，蹲在地堆上堆雪人。從坪裡各處把雪攏過來，先堆個胖身子，再捏胳膊和腿，安上一個圓腦袋，用黑煤渣當眼睛，插兩片樹葉當眉毛，連下巴的「鬍子」都捏得有模有樣。忙得滿頭是汗，棉襖都濕透了，也顧不上冷，還在埋頭擺弄，忘了回家吃飯。

「死仔，這麼遲了，還不曉得回家吃飯？」母親的喊聲從老遠傳來，話音沒落，人已到了跟前，一把拽起我的手就往家走。

回到家，我搓搓手，母親拎來烘暖的毛線鞋，換下我濕透的布鞋，嘴裡念叨：「瘋什麼瘋！真不懂事，鞋都濕透了，你看明天感不感冒。」說完就把濕鞋拎到火爐邊烤。鞋子冒出白氣，混著柴火的味道飄來，我心裡「騰」地一下就暖了。

冬夜裡最舒坦的，就是點起煤油燈，一家人圍著爐子閒聊。說地裡的收成，聊村裡的閒事，東拉西扯，沒個主題，卻越說越起勁。

說夠了，就各做各的事：母親洗完碗，搬個小凳坐在爐邊織毛衣，線團在腳邊滾來滾去；父親靠在椅子上打盹，嘴角還帶著笑，酣然入夢；我捧著一本書，就著那點昏黃的燈光，慢慢翻閱，偶爾抬頭，能看見母親手裡的毛線針在燈下泛起微光。

靜下來時，我總愛扳著手指頭數日子。一天，兩天，三天……

從冬至數到小年，再數到除夕，越數心裡越滿是歡喜。

除夕逼近，水塘抽乾了，大人小孩穿著雨靴踩進泥裡摸魚，笑鬧聲能掀翻屋頂；石磨「吱呀吱呀」轉個不停，磨出的豆漿做成白嫩的豆腐；殺年豬那天最熱鬧，半個村子飄著肉香；鄰里們湊在一起打糍粑，你一捶我一捶，喊著號子，忙得熱火朝天；門頂上掛起紅燈籠，紅綢子飄來飄去，年味就濃得化不開了。

有時夜深，母親還會從樓上拿幾個紅薯下來，煨在爐灰裡慢慢烤。烤熟的紅薯，外皮焦黑，帶著炭火的溫度。

拿一個盤開，裡頭金黃軟糯，甜香直衝鼻子。咬一口，又軟又綿，甜汁順著嘴角往下淌，煙火氣濃濃。

冬天，是團聚的時節。不圖什麼好酒好菜，一家人圍爐坐下，東扯西拉，就是難得的溫暖。冬日裡最讓人惦記的，不是漫天大雪，而是記憶裡那團不滅的煙火氣，是吃上母親煨烤的紅薯，聽她和父親聊叨家常的安心。

如今我住縣城，窗外的寒風呼嘯。路燈昏黃，照著清冷的街道。我望著漆黑的夜空，望向老家方向，有一種說不清的空落，此刻忽然明白，我想家太切了。

落葉與釋然

卓凱鎮

風掠過枝頭，第一片黃葉攜著秋的私語，打著旋兒飄落。那空中的弧線，溫和得像一聲輕歎，也讓我讀懂了秋的唯美——原來，想見的人、想說的話、以為會永遠停駐的時光，早已隨風遠去。常青樹下徘徊的我們，都已不再年輕。

曾經攥在手心不肯放下的執念，是深夜輾轉時默念的名字，是未曾說出口的憂心，是耿耿於懷的反覆糾結。那時總覺得，有些話非說不可，有些事非做不可，有些人非留不可。

我假裝堅強看時間流逝，感情褪去了昔日色彩。天空依舊湛藍，可雙手又能擁抱什麼樣的快樂？直到目光追著落葉飄向大地，那些洶湧的情緒竟日漸平復。想說的話再提起只剩淡然一笑，想做的事失卻了當初的熱烈，想留的人再次遇見也默然

走過，連駐足的念頭都已消散。那些曾以為走不出的陰影、留不住的感情，終究像落葉般被風帶走，散入塵埃。

成長原是一場溫柔的告別，告別執拗的自己，告別錐心的記憶，告別心力交瘁的糾纏。

曾經以為放不下的人，是不可或缺的美好的，拼盡全力也要靠近擁有；如今才懂，他們不過是芸芸眾生裡的普通人，熾熱的渴望終在歲月裡淡成尋常。曾經想不開的事，是跨不過的萬丈深淵，是午夜夢迴揪著心的坎，讓我在灰暗日子裡鬱鬱寡歡；如今心境沉澱，才發現那不過是人生路上的小插曲，糾結與執念早已淡成釋然。

站在滿地金黃中，看著落葉鋪滿小徑，忽然懂得，人來這世間一遭，本就是一場體驗。

錯過的、遺憾的、糾結的，都成了生命的底色，而更珍貴的，是當下眼底的秋景，是秋風拂過臉頰的清爽，是心中

是永恆的戀人，就端坐在我的面前，含笑凝望，什麼也不說破，含蓄而深沉。

不知不覺間，我突然有一種想落淚的感覺，因為讀懂了大海，浮躁歸於寧和，衝動歸於平靜，世俗歸於高尚，污穢歸於純潔。

海邊站累了，我就坐在沙灘上，繼續夜讀滄海。我的目光跳過了波浪的表面，想參透大海的性格，大海深處是沉默，是承受，是海納百川容萬物。大海看慣了生死死，自然不在乎自身的榮辱浮沉。有人說，最原始的生命是從大海中誕生的，我們祖先的祖先是在古生代晚期從大海中勇敢地走上大陸，而身後是他們永恆的母親。我相信這是真的。